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理學彙編經籍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四百四十一卷目錄

管子部彙考一

周總一則

管子部彙考二

漢劉向校定管子進序

明趙用賢訂正管子自序

張榜管子纂自序

管子部彙考三



古今圖書集成

漢書藝文志

道家

隋書經籍志

法家

唐書藝文志

法家

宋史藝文志

法家

宋鄭樵通志

法家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道家

馬端臨文獻通考

法家

管子部總論

漢賈誼新書

俗激篇

淮南子鴻烈解

道應訓

宋蘇洵文集

管仲論

邵雍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

朱子語錄

諸子

性理大全

諸子

楊忱文集

管子論

黃震文集

管子論

管子部藝文

管晏列傳贊

漢司馬遷



古今圖書集成  
管仲贊

晉夏侯湛

管仲贊

孫楚

讀管子

明王世貞

管子部紀事

管子部雜錄

商子部彙考一

周總一則

商子部彙考二

漢書藝文志法家

隋書經籍志法家

唐書藝文志法家

宋史藝文志法家

宋鄭樵通志法家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法家

馬端臨文獻通考法家

商子部總論

周韓非子定法篇

漢桓寬鹽鐵論非鞅篇



古今圖書集成  
宋蘇軾文集

商君論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一卷

管子部彙考一

周

周時齊管仲著管子八十六篇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

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  
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  
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  
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



古今圖書集成  
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  
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  
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  
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  
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  
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  
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  
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

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  
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  
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  
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  
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  
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苞茅不入  
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名



古今圖書集成  
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管子部彙考二

漢劉向校定管子八十六篇

按向進序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



古今圖書集成  
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  
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既任政於齊齊桓  
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  
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  
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  
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  
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差小節而恥功名不  
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  
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

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  
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足而知禮節衣  
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  
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  
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  
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  
伐楚責苞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  
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  
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



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  
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  
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  
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  
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  
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按重複者當得四百七十八篇今日四百八十

四疑有訛誤

明趙用賢訂正管子二十四卷

按用賢自序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  
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  
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  
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  
復多糾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  
可考者尚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  
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差稱於聖門而其  
言悉見絀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



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稷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啓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龐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兢兢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

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纓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爲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



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鍼鐵亦園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之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羨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仲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胷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

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勇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伯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



而通其窮亦所以基霸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訾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可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固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

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非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吳郡趙用賢撰



古今圖書集成  
張榜管子纂二卷

按榜自序書自語孟外無若老子老子外無若管子  
管子之生計其時先老子百餘歲管子洵天下才不  
虛哉皇帝王之治統大熄而管以霸術創易詩書之  
經統大備而管以子言創五霸則未有肩管仲者諸  
子言舍老則未有肩管子者合功與言而兩居創而  
兩不易肩則豈非天下才乎今觀其言述政法亞旅  
周官而其談理元則老氏之先驅也天槩人槩泄谿  
谷之倪母代母先涵因應之旨至如老吃嬰兒語反

意協彼豈知百餘歲後有老子者而與之約證哉神  
理所至而已矣呂秦燒薙百籍老易無恙神靈實呵  
護之而管子多亡闕亡則已矣諸解多非原旨則何  
以漫附也其尤謬者如管子沒後贗而續之稱子糾  
立三年而桓公入如此其戾也其尤謬者海王國蓄  
服莒楚山諸迹詭而設之蓋桑孔之徒見乘馬輕重  
諸篇之名存而言滅而便於寄是以優孟於管子以  
蠱主心而奈何謬綴之以爲一書羞故亡者無如何  
而駢指者附疽者並可刪也有疑出乎管子而刪焉



古今圖書集成  
者如四維解柳子著辨予謂是何庸辨刪之而可有  
非管子而不大戾管子而猶收焉者則文彩足錄耳  
訛者取他書正之可補者補之紊者理之至不可正  
不可補不可理者槩刪之謂是無救於此書之散亡  
而徒令讀者蓄疑胷中不得援夏五爲例刻成自謂  
有功管氏卽於管氏不爲功庶幾有功鉛槧家矣萬  
曆龍在辛亥律應應鍾哉生明金陵張榜賓王甫題

管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道家

筦子八十六篇

注

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兵車也師古曰筦讀與管同

隋書經籍志

法家

管子十九卷

注

齊相管夷吾撰

唐書藝文志



法家

管子十九卷注管仲

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

杜祐管氏指略二卷

宋史藝文志

法家

管子二十四卷注管夷吾撰

尹知章注管子十九卷

杜祐管氏指略二卷

丁度管子要略五篇注卷亡

宋鄭樵通志

法家

管子十八卷注齊相管夷吾撰劉向校錄

又十九卷注唐尹知章注舊有三十卷

又二十四卷注唐房元齡撰

管氏指略二卷注唐杜佑撰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道家



管子八十六篇

劉向序所校讎中管子書大中大夫卜圭書臣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重複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注今二十四卷牧民至輕重庚

傅子曰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今本房喬注唐志謂尹知章注文選引江

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石竹葉氏曰其間頗多與鬼谷子相亂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皆戰國策士相附益蘇氏古史謂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甚者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貲之寶石壁菁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尚何以霸哉

馬端臨文獻通考

法家



管子二十四卷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指略序云唐房元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元齡或云尹知章也管仲九合諸侯以尊王室而三歸反坫僭擬邦君是以孔子許其仁而陋其不知禮議者以故謂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

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其以汰侈聞者蓋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爾者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禮爲不知禮陳司敗譏昭公之言亦如此然則其爲書固無不善也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因爲是正其文字而辯其音訓云

東坡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



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容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至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

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紕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



先驅軼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策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  
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  
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  
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  
之霸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  
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  
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  
篇

高氏子略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太  
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創周者非一人之  
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  
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  
以銷靡破鑿變徙剗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  
九合之力一匡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  
而忘其爲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  
而乃攻之以貪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  
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



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况井田既壞  
槩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  
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緊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  
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  
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  
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行蓋三代之  
法甚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  
乎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

道論名法處過於餘子然它篇自語道論法如內  
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  
文子淮南徒聚衆詞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  
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  
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  
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  
心之同故邪然以爲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崇文總目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註按吳兢書目凡



三十卷今存十九卷自列勢解篇而下十一卷亡  
又有管氏指略二卷唐杜佑撰采管氏章句之要  
爲十篇

管子部總論

漢賈誼新書

俗激

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  
張國迺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  
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  
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  
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立持不植則僵不



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賊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僂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淮南子鴻烈解

道應訓

田鳩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畱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惠王見而悅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畱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宋蘇洵文集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



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繇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繇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誅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味不絕乎口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能悉



數而誅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

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朱子語錄

諸子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真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子非管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

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併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個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攷據不必恁地辯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辯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性理大全



諸子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霸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于十

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名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疆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三政之名內修疆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五帥爲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



古今圖書集成  
之公夷吾之法能彷彿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鄰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楊忱文集

管子論

春秋尊王不尊霸與內不與外始於平王避難也是王室遷而微也見於周書文侯之命微王也是王者失賞也費誓善其備外是諸侯之正也秦誓專征伐是諸侯之失禮也書春秋合體而異世也書以文侯之命終其治也春秋以平王東遷始其微也自東遷

六十五年春秋無晉以其亡護亂也及其滅中國之國而後見其行事譏失賞也周之微也幸不夷其宗稷齊桓之功也其中國無與加其盛也見於衛詩美其存中國也春秋無與辭何異也存一國之風無其人則衛亡矣全王道之正與之霸是諸侯可專征伐也夫晉之爲霸也異齊遠矣桓正文譎夫桓之爲正文之爲譎微王室晉之風也無美其美無功其功外無他焉雖國人不與也然而桓之正非王道之正也以文譎而桓正也桓之功非王道之功也以存周也



無桓周滅有周桓賊桓卒齊衰楚人滅周周之不幸桓之蚤死也故曰周之存而不亡者桓之功也桓之不幸管仲之蚤死也故曰桓之功管仲之力也自是楚滅諸國而熾矣今得其著書然後知其功皆遠略也儒譏霸信刑賞豈王者愚民哉霸嚴政令豈王者怠忽哉霸鄉方略豈王者不先謀哉霸審勞佚豈王者暴師哉霸謹蓄積豈王者使民不足哉亦時大者畏威小者懷仁功亦至矣不幸名之不正然奈衰世何孔子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此其據也

黃震文集

管子論

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然諸子惟荀卿揚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儻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橫議高者誣誕下者刻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蓋無一非孔門之罪人其間嘗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爲孔子所稱者管子一人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爲之熟復再三而條列之大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



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亦謬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傳會牧民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政紀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乎大匡之要曰桓

公入國踐位之年欲修兵革仲諫不可公不從二年欲繕兵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授祿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不從魯去國五十里爲關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從魯果刼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衛捐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問將何



行乃請寬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之幣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行乃請隰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而又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反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侯方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春斯達平狄反不量德而伐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所獲予之惟北州之令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恩威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也乃教諸侯足民食兵備乃教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子之道

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不賓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僅同泥中之鬪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兵爭之外至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目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誇功矣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伐菹薪冬煮鹽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至長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陰里



三牆九門使玉人刻爲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珠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爲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貲之寶以質丁民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爲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困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

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豪家使爭藏粟爲備俟賈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賑之凡其轉虛爲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

沐去樹枝也

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

商以平西飢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令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困窶之數弓弩多匡輟則下令騁鵠鷗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無匡輟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



杠柴地使車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國焉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卽以虛聲攻萊而盡并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棄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倏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飢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莒生柴則鑄金境上以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倏止之閉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

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旣飢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鬪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哀百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鄰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爲利顛倒一世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爲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古人之教藝畜不過使之自養今顧色



色鼓舞之以爲己利甚至鹽計食口鍼刀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愚故疑其爲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弋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勿用監刁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并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忱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

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好道家學故云耳



管子部藝文

管晏列傳贊

漢司馬遷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  
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  
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  
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  
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  
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



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管仲贊

晉夏侯湛

堂堂管生存志興仁仁道在己唯患無身包辱遠害  
思濟彝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管仲贊

孫楚

管生彎弓與桓是讎駿奔從糾塊爲纍囚沐浴西郊  
鸞飛詹丘

讀管子

明王世貞

余讀左氏所稱管子大要佐桓公以正如伐楚却鄭  
太子辭上卿禮彬彬乎德言君子也卽孔子亦稱之  
曰如其仁如其仁及讀管子一書自定兵制興魚鹽  
諸大策外往往擇卑而易行博小以圖大轉敗以爲  
績巧取而不匱愚其君遂愚其民以愚天下之諸侯  
使翕然用於吾術而不敢背竊以爲戰國之策士術  
史傳會而增益之者晚而信其然不謬妄也夫齊積  
狙之國也戎與楚積強之虜也驟而用齊以王齊必  
不信驟而加戎楚以王楚必不紬管子善因時者也



時至三代人猶純如也及周之衰而人斷斷如也孟氏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爲也而子謂我願之乎又曰王不待大文王以百里湯以七十里滕不五十里耶井田之制孟氏之言則既行之矣至於築薛之問而後其技窮也得王而王者周公也得霸而霸者管子也能王而不得王者孔子也不能王而欲王者孟氏也昔宋之南壓於金若卵矣而濂閩之徒日諄諄以正心誠意之說告其君至於用略焉萬一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車吾兵不踰時而社稷飽敵矣於乎今

安得起仲而將相其才使之南治島北却虜徐而置濂洛諸儒於庠序間雅步高論藻飾其所不足耶



管子部紀事

晉書張輔傳輔嘗著論云管仲不若鮑叔知所奉知所投管仲奉主而不能濟所奔又非濟事之國三歸反坫皆鮑不爲

唐書魏徵傳徵字元成爲侍中尚書進封鄭國公特進知門下省事歲大雨穀洛溢毀宮寺十九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爲國基於德禮保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



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爲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有罪賞不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

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元圃院賜遭水厄者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



宋史劉廠傳廠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廠廠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明外史儒林傳吾皞居里二十餘年鄉邦子弟及四方來學者先後數千餘人率授以太極西銘諸書且舉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之語爲訓

弇州山人藝苑卮言明興稱博學饒著述者蓋無如楊慎用脩其所撰有叙管子錄

管子部雜錄

芥隱筆記羊祜讓開府表云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用管子德業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丹鉛總錄管子舊有注近世翻刻者謬爲大言強作解事盡刪去之然有不可去者試舉一二於此湊漏之流曰濯昌力切註宙合篇流泉踰濯注蘭卽所

謂蘭錡兵架也鞞革重革當心著之所以禦兵註小



匡篇蘭盾韜革注

緡纒為古袞冕字

註

君臣上篇

卯菱卽芡

註

五行篇

疾者兩手相拱著而不伸

曰握迎

註

入國篇

城中無積糧曰無委

註

事語篇

無委致國城脆致衡注

鮑古鵠字獵而火曰燒式

照切

註

同上

鉢其休切鑿也

註

輕重一篇一鑿一

隸注

鉢時橘反長銳也

註

同上一箴一鉢

崢丘

卽葵丘

註

輕重丁

二升八合曰鉅鳥區切

註

輕則

重丁篇百泉區二十七也注

如此類去注殆不可

知存之亦何傷乎

商子部彙考一

周

周時衛公孫鞅著商子二十九篇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商君列傳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鞅少好刑名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座知其賢未及進會座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座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



王嘿然王且去座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

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却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



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

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



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  
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五而  
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  
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鬪者各以輕重被  
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  
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  
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  
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旣具

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  
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  
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  
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  
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  
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  
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  
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



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

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



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

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



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

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



矣君又殺祝驩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數十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脇者爲驂秉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

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旣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商子部彙考二

漢書藝文志

法家

商君二十九篇

注

名鞅姬姓衛後也相秦孝公有列

傳

隋書經籍志

法家

商君書五卷

注

秦相衛鞅撰

唐書藝文志



法家

商君書五卷注商鞅或作商子

宋史藝文志

法家

商子五卷注衛公孫鞅撰

宋鄭樵通志

法家

商君書五卷注秦相衛鞅撰漢有二十九篇今亡三

篇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法家

商君二十九篇

太史公曰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

類正義云商君書五卷館閣書目今是書具存共

二十六篇三篇亡後魏刑罰志商君以法經六篇

入說於秦設參夷之誅連相坐之法

馬端臨文獻通考

法家



商子五卷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旣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

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信不誣也

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弱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



督戰爲本根今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糴農無糴則贏情之農勉商無糴則多歲不加樂夫積而不糴不耕者誠困矣力田者何利哉暴積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爲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往往爲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耶

陳氏曰漢志二十九篇今二十八篇又亡其一



商子部總論

韓非子

定法篇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  
曰是不可程也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  
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  
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  
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  
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



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若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悖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

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强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



侯攻韓八年城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治不踰官謂守職可也知而弗言是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

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桓寬鹽鐵論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嚴刑罰飾政教  
姦僞無所容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  
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  
不賦百姓而師以贍故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西  
河而民不苦鹽鐵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  
之費務蓄積以備乏絕所給甚衆有益於國無害  
於人百姓何苦爾而文學何憂也

文學曰蓋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

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也而見其害也且利不從  
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  
也無異於愚人反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爲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爲之虧  
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於人事乎故利於彼者必耗  
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曜晝夜之有長短也商鞅峭法  
長利秦人不聊生相與哭孝公吳起長兵攻取楚人  
騷動相與泣悼王其後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  
而怨積地廣而禍構惡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盡



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冊任於內吳起之兵用於外行者勤於路居者置於室老母號泣怨女歎息文學雖無憂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國以富強其後卒并六國而成帝業及二世之時邪臣擅斷公道不行諸侯叛弛宗廟墮亡春秋曰未言介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續其聲善作者使人紹其功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雖有稗謔之草創無子產之潤色有文武之規矩而無周召之鑿柄

則功業不成今以趙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猶以崇虎亂殷而非伊尹也

文學曰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蹙伊尹以堯舜之道爲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峭法爲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刑旣嚴峻矣又作爲相坐之法造誹謗增肉刑百姓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賦斂旣煩數矣又外禁山澤之原內設百倍之利民無所開說容言崇利而簡義高力而尚功非不廣壤進地也然猶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爲



秦開帝業不知其爲秦致亡道也狐刺之鑿雖公輸子不能善其柄畚本之基雖良匠不能成其高譬秋蓬被霜遭風則零落雖有十子產如之何故扁鵲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國也

大夫曰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故賢者處實而效功亦非徒陳空文而已昔商君明於開塞之術假當世之權爲秦致利成業是以戰勝攻取并近滅遠乘燕趙陵齊楚諸侯斂衽西面而向風其後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壞朽折腐何者商君

之遺謀備飾素循也故舉而有利動而有功夫蓄積籌策國家之所以強也故弛廢而歸之民未覩巨計而涉大道也

文學曰商鞅之開塞非不行也蒙恬却敵千里非無功也震威天下非不強也諸侯隨風西面非不從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權數危秦國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進而不知退故累身死而衆敗此所謂攣胸之知而愚人



乘馬卒必泣血此之謂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賢知之士鬬茸之所惡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公伯寮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動而割地兵休而國富孝公大悅封之於商安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傳後世世人不能爲是以相與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學曰君子進必以道退不失義高而勿矜勞而不

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順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妒其業今商鞅棄道而用權廢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爲俗欺舊友以爲功刑公族以立威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爲怨家之與爲讎雖以獲功見封猶食毒肉愉飽而罹其咎也蘇秦合衆連衡統理六國業非不大也桀紂與堯舜並稱至今不亡名非不長也然非者不足貴故事不苟多名不苟傳也

大夫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聖賢不能自理於



亂世是以箕子執囚比干被刑伍員相闔閭以伯夫差不道流而殺之樂毅信功於燕昭而見疑於惠王人臣盡節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種輔翼越王爲之深謀卒擒強吳據有東夷終賜屬鏤而死驕主背恩德聽流說不計其功故也豈身之罪哉

文學曰比干剖心子胥鴟夷非輕犯君以危身強諫以干名也懼怛之忠誠心動於內忘患之禍發於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禦

非雖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吳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於私仇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歎曰嗟乎爲政之弊至於斯極也卒車裂族夷爲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蘇軾文集

商君論

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



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筭之

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甚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



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爲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豈不幸哉而我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家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